

有一些细节常常使我过目不忘，且难以忘怀。一个如我这般懂得现实的无奈与残酷的成年人，抓住这类细节不撒手，似乎有矫情之嫌。但是，它确实实是一种隐痛和矛盾。

让我们体会一下下面这个片段：

……

然后，刀子插进去了。仆人稍稍推了两下，让刀子穿透皮肤，长长的刀刀似乎在插进去时熔化了，只剩下刀把斜插在它肥肥的脖子上。起初，这头公猪毫无察觉，它躺了几秒钟，思考了一会。噢！它突然明白过来了，有人要杀它，于是震耳欲聋地叫起来，直到再也叫不出来。（哈姆生《大地的果实》）

记得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眼睛里盈满眼泪。我放下书什么也不看不下去了。然后，把我家的爱犬三三搂在怀里，它长长地无言地凝视着

我，与我心领神会，我自说自话一般冲着它表了一通决心、抒了一通情。三三在我心中已然成为了全天候所有无辜无助的让我心痛的动物的替代。再然后，我在心里很不现实地默想，猪肉以后不要再吃了。

第二天正好有个朋友聚会。一坐上餐桌，我就抑制不住地向在座的几位朋友复述关于杀猪的这一段文字，并很动情地诉说猪是如何如何的善良、聪明与无辜，说我们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在万物面前强权与优越！我的筷子也本能地绕开桌上的猪肉。大家也感叹着，叹叹气说，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没有办法，想得太多我们自己就没法活了。我自然也是懂得这个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话说多了未

我喜欢上海，喜欢辣斐德路的宁静，喜欢道旁的梧桐树，惜乎，它已经开始落叶了。

一天，我和大哥在辣斐德路上和英茵走了个碰面。大哥说：“英茵 dear，这是我妹妹。”英茵：“我听说了。”她用一只手摸着我的腿说：“那么年轻，好好演戏。”

我脸红心跳：“是，英茵姐。”我从长大，就没被人亲密地摸腮，来上海后也是第一次听到好好演戏，我以为自己是打杂来的。我觉得英茵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美的一个，她天生丽质，不着修饰；但衣着得体，有些闲散，有些忧郁，我爱她。

第二次见她，是在辣斐德剧场的院子里，她来了，说：“我来看看大家。”她坐在石阶上，说笑一会儿就走了。

次日，传出英茵在国际饭店自杀。

剧团好多人都哭了，那时（及这时）我都没弄明白英茵自杀的真相。她才二十四岁。

开追悼会时，剧团有人写了歌词、作了曲，分发给剧团团员。我们大家对着歌谱，唱啊唱：“安息吧，英茵。安息吧，英茵。”泪如雨下。



法国写生——静（油画）田学森

是的，这是恋爱，波澜壮阔的，连绵不断的，恋爱对象可能变了又变，但每一次都是全情投入真诚奉献的。2007 年上班的第 1 天，我从电视里看到了一部压缩版的恋爱史。那只是一个专题节目，而这部恋爱史，实在是一部长而又长的连续剧。贯穿连续剧的，领衔主演的是上海姑娘周玉明。每一集换一个恋爱对象，一共多少个呢？那连续剧的脚本有四五百万字，那剧间的跨越有 40 年。

40 年前，18 岁的姑娘周玉明到《文汇报》社当记者。40 年后，依然像一个傻丫头大姑娘的周玉明，第一次不是她采访别人，而是被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衣服桃红并宽松，一条乌黑的大辫子忠实地垂在脑后，很中国又很自我。去

康的婴儿。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地上上了。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迅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

高尔泰内心痛苦地看着它。

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同样一个恼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人类对我们的动物兄弟们肆意杀戮、换得盘中餐之时，我们还能怎么办？

尼采曾在街上失控地抱着一匹马的头痛哭，他亲吻着马头哭道：我苦难的兄弟！尼采被送进了疯人院，而所有无视马的眼神、马的命运甚至虐待马的人们，都被作为正常人留下来享受着现实。我万分理解尼采的这一种痛苦。

海斯密斯在小说《水龟》中也有一个细节：一个年轻的母亲把一只活龟带回家，她想用它为八岁的儿子做一道菜。倘若把这道菜做得味道鲜美，就必须把龟活煮……这位母亲当着儿子的面，把活龟扔进沸水之中，并且盖上了锅盖。那只濒死的龟拼命爬上锅沿，抓住锅边，并用头顶起锅盖，向外边乞求地看着，这个男孩看到了垂死的龟对人类绝望而无助的凝视……这只龟绝望乞求的凝视，强烈刺痛了男孩，在他妈妈用锅盖把龟推回沸水之前的片刻，这一瞬间构成了男孩终生的创伤性记忆……

我不想在此转述接下来发生的男孩与母亲之间的惨剧。我只想见在男孩瞥见那只绝望乞求的水龟的眼神这里停住——那只龟无助的眼神为什么只对八岁的男孩构成内心的刺痛？而作为他母亲的成年人却无视那只龟抓住锅边、探出头、用眼神向我们人类发出的最后的哀号？难道我们这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就应该丧失对于那种“眼神”的敏感吗？难道成年人就应该对其他生命麻木得如此无动于衷吗？

另一个细节发生在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中。

大约半个世纪前的大饥荒年代，有一次他和同伴们在深山野林里觅食狩猎，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打中了一只羊。他走上前，看到：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

绍兴多古桥，“三山万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绍兴现存古桥尚有六百零四座。古桥多型巧饰美，古桥名称更极富韵诗情，令人感叹绍兴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

绍兴古桥，有的得名来自宋诗名句。如“春波桥”、“杏卖桥”，分别得自陆游诗篇中的佳句“伤心桥下春波绿”以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有的

绍兴多古桥，“三山万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绍兴现存古桥尚有六百零四座。古桥多型巧饰美，古桥名称更极富韵诗情，令人感叹绍兴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

绍兴古桥，有的得名来自宋诗名句。如“春波桥”、“杏卖桥”，分别得自陆游诗篇中的佳句“伤心桥下春波绿”以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有的

是谈了一场恋爱。

从来没有听到谁说自己的采访写作一如恋爱，只有周玉明才会这样语出惊人。我想，当她像一只火球那样向你逼近的时候，你能不被她融化吗？她这 40 年采写的四五百万文字，哪篇不是爱的承诺和爱的付出？

恋爱中的人是最美的。带几分朦胧几分糊涂而又被爱照耀着焕发着的美。周玉明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而她有儿童般简单明晰的思维和少女般热情洋溢的性情。她的心灵最少障碍所以最自由自在。所以最常见的衣着是粉

我对这本书的思念，是双重的，因为我小时候已经思念过它一回。我小时候是找人借的它，几天的时间里翻看

得熟稔而亲昵，归还后，我开始想念它。它的情节在我心里熟极而流，可我还是想把它捧在手上，捧在眼前：

“忽然，响起了几下敲门声：‘同志，同志，你睡了吗？’我猜到是房东大娘，就要起身开门，她在外边又说：‘睡下了就别起来啦。我来看你好几趟，没听见动静，还当你工作哪。’”

“我赶忙披衣下炕。房东大娘接着说：‘你要是不看书，不写字，就关了灯，开着灯睡觉，浪费电呀！……’”

说不上来为什么如此平常的场景对我有种吸引，就仿佛夜间行走在乡村，看见关闭着的农舍窗户透出黄灯光，心头涌起惆怅和向往。其后的情节，我渐渐忘了，隐约都是发生在白天，留给我喧嚷和闹吵的依稀印象。我越是想把头脑中残留的印象看清，它就越是加速地浅淡下去，我一点也捞不着了。与它睽隔二十多年了，我不计代价地耗掉一个上午的时间，辗转搭车找到连环画市场，一家一家问，把这本书找了出来，花十元钱买下。

回到家才翻开它——这十元钱花得值啊，原来它画得如许好。原来正是因为它不惜工本的细腻刻画，它才占据了我那么深的记忆层面，我一直把我对它的思念当作一般的怀旧，原来不尽是。这本书是 1973 年出版的，70 年代的连环画家，把画给小孩子看的小人书当作严肃事业，无一笔敷衍，倾其所有，要一奉十。在这保存了三十多年的小书上，三十多年前画家的铅笔笔触历历可见，虽然经过了印刷的工序——它只是批量印刷了上百万册中的一册——那批画的质感仍是十足的。画面既有线描的清秀，又有素描的质地，那农家的院落、院墙、房屋、树，无不绘写得栩栩如



视吗？对于现实世界残酷的认知一定要以把我们自身变得残酷为代价吗？倘若它们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就是不平等地为了变成人类的腹中餐，那么我们能否怀着悲怜、怀着对弱者的同情，让它们活得有点尊严、死得觉着幸福呢？

这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问题，但是，这个不现实的问题要成为一个问题。

得名源自上古传说，如“夏履桥”，绍兴夏履镇有座古石桥，相传大禹治水曾遗履（鞋子）于此，故得名。有的得名则出自史籍记载，如“都亭桥”，浙江地方古籍《越绝书》记载说，秦始皇东巡至会稽（绍兴古称），曾在都亭这个地方驻驾，因此得名。有的更因河得名。绍兴著名的“柯桥”，就因桥下流有柯水而得名。

红、桃红、玫瑰红、大红。如果要我画周玉明的抽象画，我就画一袭又一袭的红，和一根甩动的黑辫子。

周玉明写小人物时觉得他们太了不起，写大人物时又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她帮助小人物自立于民族之林，又帮助大人物回归平常之心。于是她有了那么多小人物、大人物的朋友。于是她的朋友之间又因为周玉明成为朋友。她还会有很多朋友，男朋友和女朋友，老朋友和新朋友。她的采写计划总是排得满满的。她的“恋爱”还得一集一集谈下去。

周玉明是美丽的。尤其是动人的。

生，我好像是在一个设法保存的 60 年代老样子的农家院子里参观，很想伸手摸一摸那有点粗糙，又极其温润的墙。景物亲切如旧，而让一幅幅画面无比生动的，是它们呈现的日光感——太阳不在画面中，而日光无处不在。

树的影子提示日光。椿树的影子浓密，桃树的影子稀疏，还有瓜秧，低矮地伏在它自己的影子上。人的影子照应日光。房东大娘的影子沉稳，侯小手的影子虚浮，他俩一个挺着胸，一个躬着背。站在门边的孩子，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噙在口里，有着晌午的懒洋洋。换个角度从屋顶内望出去，院里是明的，大面积的白，屋内则是暗的，门与门檻、柜子、水缸，都投下阴影，更强调了外面正午的日光。

“……房东大娘一语把他道破：‘不用收了硬的来软的，我全不吃。告诉你，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侯小手要无赖说：‘你不让我过日子？’‘我让你过社会主义日子！咱们闲话少说，就这么办啦！’大娘说着管自走了。”

“社会主义日子”，那时候的小人书都是这个调门，它解释了画面中日光感的来源。割稻的间隙，社员们坐在高处的梯田上休憩，下面一望无际的田野尽收眼底，一条条一块块，田间的树影，倾斜而完整地投在大地上。车把式赶着马车在公路上奔跑。大道上洒满金光，田野上更是一片金黄。社员们挥汗如雨，他们的长相和笑容，都是 60 年代风格的。《房东大娘》这本连环画中的故事与日光非常匹配。原著中并未提及阳光，而绘者感受到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创作模式，他们让日光进入了几乎每一个场景，理想化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氛围。

明请读一篇《仰望天空》。

近日，拿到王运天先生的《旋乾斋书法篆刻集》，眼睛一亮。王先生做的书，曾得到过国际大奖，在沪上圈子内颇有名气，而王先生的艺文，也是出类拔萃。

王运天先生家学渊源，父亲精书法篆刻。“文革”中，文化遭厄，一次，王先生父亲偶过街市，见一小孩以纸燃炉，视之有草书“浪花”二字，是家藏明末清初有“归奇顾怪”之称、当时和顾炎武先生齐名的归庄的草书轴，被抄去后入废品站，被人用作生火纸，不觉泪下。在时代的浪花中，人如萍末沉浮，然而，文化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虽然隐伏沉潜，总能以薪传火。王运天先生插队后，勤练书法篆刻，又遍访南北宿老清益，终历篆艺而作为人才，从郊区调至上海的出版社。

后来，王先生成为当代书法大家，学者王遽常先生的入室弟子，数年如一日侍奉左右，书艺、学问、人品受到潜移默化熏陶，日长日进。

家学、自身努力、名师的悉心指点提携，成就了王先生的今日。而更为基本的，是为人有根。曾听王先生讲过，碰到难办的事，总要想一想：如果是王遽常先生碰到这种事，他会怎么办？由此，再作出选择。遇到心情不好，有时会到老师的墓前默默地坐一会。我想，能这样知行，在当今滔滔之世，就会脚步稳定，有基本的是非感，不会被物欲所移。

王先生的作品厚而淳，劲而婉，不炫技，不哗众，发乎心而出于手。集中有一方章“吾母爱吾”，亦可读作“吾爱吾母”，据王先生说，是出差在新西兰时，想念上海的老母而作，赤子之心感人。平时，只要提起王遽常先生，也总是恭敬而有感情。这种真性情有古人之风。艺术，从这种天性中自然流露出来，才会有人性的淳美，令人感动。

以德艺为乐，是莫大的快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信王运天先生会继续努力，更上层楼。